

安全危机下美国犹太社团与 美以同盟关系的管理和塑造

汪舒明

[内容摘要] 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引发的严重中东安全危机,改变了拜登政府中前期美以关系下滑的轨迹,美以同盟关系由此重振,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美国在政治、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积极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美以在相关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和博弈。美国犹太社团是影响美国政府对以政策的关键因素之一。极化态势日益明显的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在涉以问题上已出现深度分化。面对以色列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机,建制派组织主导下的美国犹太社团更加积极地致力于维系和塑造美以同盟。犹太自由派和进步派群体虽为美国政府限制和约束以色列的努力提供了一定支持,但无法改变美国犹太社团内外亲以势力的优势局面。经历了本轮中东安全危机,对以政策将进一步成为美国极化政治下的党争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犹太社团维护亲以的两党共识、护持美以同盟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中东安全危机 美以同盟关系 美国犹太社团 分歧管理

[作者简介]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6)01-0103-26

支持以色列总体上既是美国国内的两党共识,也是美国犹太社团的主流立场,这为数十年来的美以特殊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而以美国犹太

社团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被视为能左右或操纵白宫和国会涉以政策的因素。^①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政党政治和美国犹太社团的双层极化态势,导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基础松动:长期以来支持以色列的两党共识日益弱化,在共和党支持右倾化以色列的同时,民主党阵营对以批评和不满持续上升。伴随这种日益增多的批评、以“犹太街”为代表的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影响上升,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在涉以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增加。

2022 年底,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极右翼联盟在以色列大选中胜出并成功组阁后,美以最高行政部门之间出现了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最难协调共处的自由派与极右翼的政治组合。此后的近 10 个月,双方关系在一种管控分歧、斗而不破的情境中向下滑行。但 2023 年 10 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以色列面临的空前安全危机,将美以关系迅速拉回同盟轨道。由于美国经历了大选,这场至今仍未结束的安全危机从拜登任期的最后一年延续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基于民主党阵营和共和党阵营在对以关系上的巨大差异,美以同盟关系因政府更替而形成两个阶段,前者充满尖锐的分歧和矛盾,而后者则重新回归亲密。在此期间,美国犹太社团对美国涉以政策议程的参与和影响也因以色列面临的安全危机而骤然加大,其在美以关系中的“关键攸关方”角色进一步凸显。围绕安全危机及由此产生的美以分歧,犹太社团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在对以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大相径庭,对美以之间的博弈产生的实际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

一、安全危机下的美以同盟关系

美以政府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的危机和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极度亲密,以内塔尼亚胡为首的以色列右翼与美国民主党阵营之间的嫌隙日益加深。领导人关系裂痕、意识形态分歧和政策立场相悖三重叠加,使拜登时期的美

^① 相关论述可参见[美]斯蒂芬·M. 沃尔特著,郭盛、王颖译:《驯服美国权力》,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75~177 页;[美]约翰·J. 米尔斯海默、斯蒂芬·M. 沃尔特著,王传兴译:《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20~239 页;[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陈东晓等译:《第二次机遇:三位总统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0、97、145 页。

以关系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拜登政府上任后,对内塔尼亚胡右翼看守内阁态度冷淡,继而因与贝内特—拉皮德政府关系未能达到预期而感到幻灭。2022 年底,以内塔尼亚胡为领导的以色列极右翼执政联盟上台后,美以之间围绕意识形态、巴以问题、伊核协议的严重分歧进一步凸显。向下滑行成为拜登政府与以色列极右翼政府前期关系的主要特征。2022 年 12 月底,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的政府一成立,就大体确定了西岸兼并、定居点大肆扩建、推进司法改革等政策议程,并迅速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拜登政府产生尖锐矛盾。2023 年 2 月下旬,美国甚至罕见地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宣布一系列定居点扩建计划。^①但美国的施压不仅未能阻止以色列极右翼的单边行为,反而引发极右翼势力一再强硬反击。比撒列·斯莫特里赫、本·格维尔等人宣称将在西岸“毫无限制地”推进定居点建设,并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让步以换取拜登政府力推的沙以关系正常化。尽管美以两国行政当局之间并不缺乏高层交流和沟通,但拜登政府迟迟不邀请再次出任总理的内塔尼亚胡访美,以至于内塔尼亚胡在 2023 年 5 月向部长们下达了在他自己受邀访美前不准会见美国官员的命令。^②

尽管在这些领域存在分歧,但面对大选,拜登在对以色列施压的同时,又想维护美以关系不脱轨,更不愿意像奥巴马时期那样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动一场政治代价高昂的公开恶斗,^③因此美国对以色列虽有许多尖锐批评,但实际的反制行动却很少。2023 年 9 月下旬,拜登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契机在内塔尼亚胡再度出任总理后首次会见了。拜登对内塔尼亚胡这种欲拒还迎的姿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美以舆论中对拜登政府疏远盟友日益增多的批评。

2023 年 10 月 7 日,大批哈马斯武装分子从加沙渗入以色列制造大规模暴力袭击,一天之内导致近 1200 人死亡,251 人被劫为人质。这一事件极大加剧了以

① Jacob Magid, “UN Security Council Pans Israeli Settlements; Israel: US Should not Have Signed on,”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0,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n-security-council-pans-israeli-settlements-israel-us-should-not-have-signed-on/>.

② Michael Bachner and Jacob Magid, “Netanyahu Said to Bar Ministers from Meeting US Officials Until Biden Invites Him,”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5,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said-to-bar-ministers-from-meeting-us-officials-until-biden-invites-him/>.

③ “Biden’s Dilemma: Avoiding Public Fight with Netanyahu,” Reuters, July 26, 2023, <https://www.ynet-news.com/article/hjmzwdagh#autoplay>.

色列的不安全感以及激愤和好战的情绪,以色列迅即对哈马斯发动代号“铁剑”的清剿行动,造成加沙地带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随着大规模冲突的持续,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朗等中东抵抗阵线武装力量也纷纷卷入对以作战,加沙冲突由此扩展为更广泛的地区安全危机。

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导致美以政府迅速重启同盟模式。特殊同盟关系下美国保障以色列安全的义务、美国社会主流对以色列的深切同情、犹太裔精英在拜登政府中的强大影响^①以及拜登本人长期以来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的同情,都驱使美国政府积极兑现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在政治上,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拜登本人和其他高层官员密集表态,表达对以色列的高度同情和支持。16日,拜登突访以色列并发表演说,宣称以色列国的产生是为了给全世界犹太人提供一个安全庇护所,并宣布将要求国会对以色列防务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②在军事上,美国主要以两种方式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其一,向以色列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报告,从2023年10月7日至2024年9月底,美国创纪录地批准向以色列提供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③其中包括为本轮冲突额外提供的141亿美元军援。2025年1月初,拜登政府在卸任前再次推动对以色列提供80亿美元军售,其中包括重型炸弹,以补充以色列弹药库存。^④其二,多次在紧急时刻向中东地区派遣和部署大规模军力,震慑和打击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阵线”。10月7日袭击事件、2024年4月1日以色列轰炸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7月底以色列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9月中下旬以

① 拜登上任后任命的犹太裔高官数量为历届美国政府之最,包括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恩、国务卿布林肯、副国务卿谢尔曼、司法部长加兰、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财政部长耶伦、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总统科技事务顾问兰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诺伊伯格、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卫生部副部长莱文等均为犹太裔。

② TOI Staff, “Biden: World Did Nothing in the Holocaust. We Will not Stand By and Do Nothing Again,”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8,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biden-world-did-nothing-in-the-holocaust-we-will-not-stand-by-and-do-nothing-again/>.

③ Linda J. Bilmes, William D. Hartung and Stephen Semler, “United States Spending on Israel’s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Related U. S. Operations in the Region, October 7, 2023 – September 30,” October 7, 2024,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ow/imce/papers/2023/2024/Costs%20of%20War_US%20Support%20Since%20Oct%20%20FINAL%20v2.pdf.

④ Jacob Magid, Reuters And TOI Staff, “Biden Administration Prepping \$8 Billion Arms Package for Israel, Including Heavy Bombs,”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4,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biden-administration-said-prepping-8-billion-arms-package-for-israel-including-heavy-bombs/>.

色列对真主党发起代号为“北方之箭”大规模军事行动等事件不断加剧紧张局势,美国为此向中东大举增兵,甚至直接参与拦截来自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10月中旬,美国还在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外交上,美国继续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偏袒、庇护以色列。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不顾全球范围内对以色列滥用武力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义愤和对巴勒斯坦人命运的广泛同情,一再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多边机制内否决要求以色列停火、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相关提案。

但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并不意味着无条件、无限制的支持。在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同时,拜登政府并不希望看到冲突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导致“两国方案”愿景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更不愿长期被拖进这一轮看似无休止的大规模战争中,从而过度耗损美国的软硬实力,分散在国内外优先事项的资源投入。美国国内民众风起云涌的反战抗议、民主党内进步派的不满以及美国因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陷入严重国际孤立,都让拜登政府倍感压力。以色列则希望在美国的持续支持下,通过大规模战争击溃长期盘踞加沙的哈马斯,重创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阵线”,甚至不惜对敌对力量实施“集体惩罚”以重新确立其有效威慑地位,重建对其有利的安全环境。为持续获得美国的支持,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对拜登政府的要求阳奉阴违,经常使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就同一议题表达相互矛盾的立场,以英语做出令美国放心的表态,而希伯来语表态则显示他与极右翼势力同一阵线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尽力拖延后满足一些战术性的要求(如人道主义援助等),强硬拒绝和抵制战略性要求。由此,拜登政府与内塔尼亚胡政府围绕在战时加沙等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管控、战争的时空和目标限制、战后加沙治理安排和“两国方案”的前景等三大联动交织的议题上存在尖锐分歧。此种利益和目标的差异,导致双方博弈和矛盾不断。从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爆发到2024年10月底,布林肯先后11次访问中东,主要就是试图管控美以在这些议题上的分歧。

围绕上述议题的公开分歧,使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阵营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一度高涨且变得政治化。2024年3月中旬,美国情报部门发表公开报告称,在战

前,以色列公众对内塔尼亚胡的统治能力已经高度不信任,并预言将出现要求他辞职和举行新大选的大规模抗议。以色列高层随即指责美国寻求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并称以色列不是美国的保护国,而是一个独立和民主国家。^① 3 月 13 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犹太裔民主党参议员舒默称,内塔尼亚胡已经误入歧途,与极右翼极端分子结成联盟,推行危险和令人气愤的政策,考验着美国援助的标准,并呼吁以色列重新举行大选。6 月初,拜登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批评内塔尼亚胡拖延战争是为了政治上自保,公开质疑内塔尼亚胡的行为动机。^② 面对美以政府之间公开的分歧,共和党阵营高度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而民主党内部的立场则并不统一。3 月舒默批评以色列并呼吁提前大选的言论,受到以色列右翼和美国共和党阵营的强烈谴责,但获得拜登本人、民主党进步派支持和赞扬,而民主党建制派对此保持缄默。在白宫冷落内塔尼亚胡的情况下,5 月底,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游说下,美国国会正式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并于 7 月 22 日向参众两院议员发表演说。

但就整体而言,拜登政府在上述争议中的立场摇摆不定,其约束以色列的努力几乎均以失败或退让告终。在人道主义危机管控方面,拜登政府曾于 2024 年 2 月出台国家安全备忘录 NSM-20,在 3 月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斋月停火决议”投下了弃权票,5 月初和 10 月中旬还曾暂停交付某些类型的进攻性武器,试图加强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履法规约,但最终都放弃了依据美国相关法规追究以色列责任的机会。在战后加沙治理和“两国方案”前景问题上,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日益明显的掌控加沙意图以及公然否决巴勒斯坦国都束手无策。对于以色列推进的定居点扩张和领土兼并,以及极右翼势力公然的扩张话语,拜登政府数次宣布对实施暴力的定居点相关组织和个人进行制裁。但直到离任,拜登政府也未对以色列几名极右翼部长实施制裁,对以极右翼势力几乎没有任何震慑力。在冲

① Lazar Berman, Jacob Magid and TOI Staff, “‘Very Senior’ Israeli Official Accuses US Government of Seeking to Oust Netanyahu,”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13,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very-senior-israeli-official-accuses-us-government-of-seeking-to-oust-netanyahu/>.

② Jacob Magid, “Biden: People Have ‘Every Reason’ to Think Netanyahu Extending War to Stay in Power,” 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4,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biden-people-have-every-reason-to-think-netanyahu-extending-war-to-stay-in-power/>.

突范围管控上,拜登政府约束以色列的行动也以失败告终。以色列坚持依据自身界定的安全利益在多个方向延续和扩大战事的战略自主性。伴随着以色列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行动中取得重要进展,并利用叙利亚政局混乱之机摧毁其重武器,美国看到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正推动中东权力平衡和地缘政治格局向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以色列军事行动自主权的默许和支持也明显上升。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第一任期的极度亲以立场,在内外政策上都奉行亲以政策,美以同盟关系迅速回归亲密状态。双方领导人频繁会面和保持密切沟通,在具体政策议题上积极回应和支持对方诉求的意愿,并以克制、善意和体谅管控分歧。2025年6月,特朗普顶住“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内部的异议,违背竞选承诺,满足内塔尼亚胡的请求,派遣携带重磅钻地弹的战略轰炸机群远程奔袭伊朗核设施,帮助消除被以色列认为是致命威胁的伊朗核设施。这展现出特朗普政府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比拜登政府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成本。在涉及以色列安全的议题上,特朗普通常也愿意倾听并采纳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如2025年9月底特朗普政府的“加沙和平20点倡议”在正式出台前就充分听取了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在国防军撤离加沙的条件、解除 Hamas 武装等关键问题上做出不少有利于以色列的修改。^①即使9月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引发中东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危机,特朗普在表达不悦和反对的同时,又表示理解。除了要求内塔尼亚胡向卡塔尔公开口头道歉外,以色列并未受到公开谴责和惩戒。特朗普恩威并施,拥有远比拜登更大的话语权和政治资本去影响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相关政策。2025年10月新一轮的停火协议签署和实施,表明内塔尼亚胡更愿意对特朗普作出妥协和让步。

二、安全危机下美国犹太社团的护持作用

鉴于美以两国在社会政治上深度联通互嵌,美以政府之间的博弈也往往与

^① Jacob Magid, “Netanyahu Secured Key Edits to Trump Plan, Slowing and Limiting IDF’s Gaza Withdrawal,” The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30,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secures-key-edits-to-trump-plan-to-slow-and-limit-israels-withdrawal-from-gaza/>.

两国国内高度极化的党争交织联动。从表面来看,以色列在安全和外交领域高度依赖美国,在联盟内部的博弈中理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实际上,内塔尼亚胡能顶住美国压力维持强硬路线,除了总体上顺应以色列主流民意的激愤好战情绪外,在美国也能获得亲以势力的积极响应;相反,若他对美过于软弱妥协则很可能导致极右翼势力退出执政联盟,从而引发政治自戕。因此,内塔尼亚胡政府在面对美国的压力时妥协退让的空间有限。而美国在与以色列的博弈中看似拥有更多筹码,但美国政府的对以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尽管长期以来亲以的两党共识在当前政治极化时代有所弱化,而且美国国内进步派对以色列的批判和抗议声浪高涨,但无论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仍然面对一个强烈支持右翼以色列政府并控制着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以及在危机时刻仍然坚定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建制派主流。

而美国犹太社团则是影响和限制美国政府对以施压政策选择的又一关键因素。以美国犹太社团为核心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实力强大,经常可以借助国会影响白宫在涉以议题上的政策立场,还可以介入选举政治改变两党政治版图。鉴于长期以来犹太裔选民高度支持民主党,且其精英和大捐助人在民主党阵营中的关键地位,犹太裔堪称民主党基本盘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阵营在处理对以关系时尤其需要考虑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美国犹太社团将如何反应?它们如何介入美以关系的塑造?对以政策将如何影响犹太群体及其精英在大选中的党派倾向、进而改变大选结果?

新世纪以来,极化态势日益明显的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在涉以问题上已经呈现出深度分化。伴随着右倾化的加剧,以色列已经从促进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团结的“黏合剂”,转变成加剧其极化的“分化剂”。尽管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称关注以色列是作为犹太人的本质要素,但不同群体对以立场差异巨大。占犹太裔人口绝大多数的犹太教非正统派(包括世俗派、改革派、保守派、重建派等)在社会政治上持不同程度的自由派立场,对一个右倾化的以色列日益疏离,且持尖锐批评态度。而持不同程度保守或右翼立场的正统派,则高度关注和强烈支持以

色列右翼政府。^① 为回击左翼的批评,右翼实施妖魔化、封杀、列黑名单等方式制造寒蝉效应,以至于涉及以色列的坦诚讨论在美犹太社团内部很大程度上成为禁忌话题。例如,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犹太会堂,拉比不敢对会众谈论涉以事务。^② 占犹太裔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正统派群体成员更倾向于加入新兴的非建制派的犹太组织,而日渐疏远甚至离弃那些老牌建制派组织。

极右翼联盟在以色列上台执政及其后推出的一系列极端举措,使美国犹太社团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急剧上升,就连重要建制派组织也罕见地频频公开批评以色列。2022年10月大选结果公布后,美国犹太社团自由派阵营的许多组织就对来自宗教锡安主义阵营的潜在部长人选表示严重关切和深感困惑。^③ 2023年1月下旬,犹太自由派组织及其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如司法改革、颠覆圣殿山现状、非法定居点合法化、在西岸扩张等。^④ 在定居者制造胡瓦拉大规模暴行以及斯莫特里赫发表“抹除胡瓦拉”言论后,包括正统派联盟在内的绝大多数建制派犹太组织都加入了强烈谴责和批判阵营,并抵制与他会面。^⑤ 随着以色列激进司法改革议程的推进,一些美国犹太建制派组织也加入批判行列,与内塔尼亚胡政府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痕。7月下旬,司法改革重要法案在以色列议会通过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建制派犹太组织纷纷将之视为摧毁民主的第一步而深感失望,^⑥ 只有美国锡安主义组织、正统派联盟等右翼组织表态支持。

① 汪舒明:《论新世纪美国犹太教的‘极化’趋势》,《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2期,第199~208页。

② Dov Waxman, *Trouble in the Tribe: The American Jewish Conflict over Israel*,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17~118.

③ Mike Wagenheim, “The Whole Gamut: US Jewish Groups React to Israel’s Election Results,” *Israel Hayom*, April 11, 2022,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2/11/04/the-whole-gamut-us-jewish-organizations-react-to-israels-election-results/>.

④ Jacob Magid, “169 Liberal US Jewish Leaders Sign Letter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Israeli Government,”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169-liberal-us-jewish-leaders-sign-letter-expressing-concern-over-israeli-government/>.

⑤ Ben Samuels, “U. S. Jewish Community Slams Smotrich over ‘Repugnant’ Comment as Washington Visit Looms,” *Haaretz*, March 2,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03-02/ty-article/.premium/u-s-jewish-community-slams-smotrich-over-repugnant-comment-as-washington-visit-looms/00000186-a1bc-dec4-abfe-b3fd0ca80000>.

⑥ Ben Samuels, “U. S. Jewish Orgs ‘Profoundly Disappointed’ in Netanyahu Gov’t Advancing Judicial Coup,” *Haaretz*, July 24,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07-24/ty-article/.premium/u-s-jewish-orgs-profoundly-disappointed-in-netanyahu-govt-advancing-judicial-coup/00000189-8870-d95c-a7ab-fd7188380000>.

而新一轮巴以冲突以及席卷中东的严重安全危机,阶段性地改变了美国犹太社团与以色列的关系,给美国犹太社团带来两方面严重冲击:

一方面,以色列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并陷入多线作战的安全困境,引发犹太社团内部广泛焦虑和强烈支持。美国犹太人再次将以色列视为一个面临危机、有依赖性的“孩子”,即使是持自由派立场的“犹太街”也对此表示震惊、愤怒和恐惧,希望迅速和决定性地击败哈马斯,并呼吁美国政府尽可能地援助以色列。^①长期对以色列右翼持尖锐批评立场的犹太教改革派主席里克·雅各布斯拉比也表态支持以色列消除哈马斯致命威胁的行动。

另一方面,巴以冲突导致反犹主义迅猛上升,加剧了犹太人在美国的不安全感。伴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对哈马斯展开清剿战,美国一些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以色列暴行的批评和抗议往往越界成反犹主义。2023 年 12 月中旬,美国有数百座犹太会堂收到了炸弹威胁。2024 年 5 月,犹太组织“反诽谤联盟”的报告称,10 月 7 日以后美国的反犹事件暴涨 900%。^②社交媒体中的反犹内容同比增长了 1200%。^③新一轮加沙冲突爆发后的一年,美国反犹事件已达到 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④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执行主任特德·多伊奇的话来说,反犹主义已经从“文火”发展为“五级火警”。^⑤美国曾长期被视为犹太人的安全天堂,但新一轮巴以冲突引发的反犹主义浪潮使大多数犹太人开始担心他们在美国的安全:许多美国犹太裔生平第一次感到需要隐藏他们的宗教和族裔身份,并避免去

① Gavriel Fiske, “American Jewish Groups Offer Broad Support to Israel After Assault from Gaza,”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8,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merican-jewish-groups-offer-bipartisan-support-to-israel-after-assault-from-gaza/>.

② TOI Staff, “ADL Head Greenblatt on 900% Rise in US Anti-Semitism,” The Times of Israel, June 1,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daily-briefing-june-1-day-239-adl-head-greenblatt-on-900-rise-in-us-antisemitism/>.

③ Shirit Avitan Cohen, “Report Shows US Antisemitism Reaches Highest Level Since 1979,” Israel Hayom, January 26, 2024, <https://www.israelhayom.com/2024/01/26/report-shows-us-antisemitism-reaches-highest-level-since-1979/>.

④ Mike Bedigan, “Antisemitic Incidents Reach Highest Level Since 1979 One Year on from October 7 Terror Attacks, Data Shows,” Independent, October 7, 2024,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october-7-antisemitism-attacks-us-b2625190.html>.

⑤ Tiffany Stanley, “63% of US Jews Feel Less Safe than They did Last Year, Survey Says,”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13,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majority-of-us-jews-feel-less-safe-than-they-did-last-year-survey-says/>.

某些地方;许多犹太裔学生在大学展示犹太印记和标识变得非常不安全,他们尽量呆在犹太学生组织的大楼里,而不是学校图书馆,尽量不单独走路回家。^① 自由派犹太人因为长期致力于社会正义却未获得自由派盟友的互惠回报而感到挫败,而更关注犹太人自身特殊利益的建制派组织在犹太社区获得更大的信任。

上述事态导致美国犹太社团出现新一轮类似于“六日战争”爆发后的保守化、右倾化转向。即使自由派群体的犹太民族认同也明显强化,与犹太社群利益直接相关的议题重新受到重视。关注以色列安全、打击反犹主义等犹太人自身特殊利益的建制派犹太组织赢得了自由派犹太人更大的信任。同时,犹太社团内部的自由主义倾向有所消退。在犹太教改革派这个美国犹太自由主义大本营内部,对以色列右翼的批评和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和参与热情也有所降低。犹太教保守派和改革派会堂在聘任拉比时对反锡安主义者的排斥上升,两派从事拉比教培的神学院还讨论对反锡安主义者设立红线。^② 纽约曼哈顿犹太教会堂怀斯自由会堂精神领袖赫什的立场就很有代表性,他在改革派内部颇有影响,曾组织对以立场与他相近的其他改革派拉比召开支持以色列的全国性会议。2024年夏,他还主张改革派所属神学院应禁止招收持反锡安主义立场的学员。^③

在建制派犹太组织的积极推动下,犹太社团迅速进入了一种动员状态,在美国掀起了支持以色列、护持美以同盟的社会政治浪潮。2023年12月初,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五大建制派组织^④为协调行动,联合设立了“10月7日项目”,致力于提升两党对以色列的支持、确保媒体更加准确全面地报道以哈战争、更强有力

① Judy Maltz, “‘I Find Myself Feeling Quite Scared’: Jews in America Lie Low as Antisemitism Spirals in Wake of Gaza War,” Haaretz, November 9, 2023,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3-11-09/ty-article-magazine/.premium/jews-in-america-lie-low-as-antisemitism-spirals-in-wake-of-gaza-war/0000018b-b404-d3c1-a39b-bee5c5550000>.

② Gabby Deutch, “At Conservative and Reform Rabbinical Schools, a Debate over Red Lines on Anti-Zionism,” *Jewish Insider*, February 16, 2024, pp. 2 ~ 4.

③ Judy Maltz, “Should the Reform Movement Abandon the Two-state Solution? This Outspoken Rabbi Thinks So,” Haaretz, March 4, 2025,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3-04/ty-article/.premium/should-the-reform-movement-abandon-the-two-state-solution-this-outspoken-rabbi-thinks-so/00000195-6206-d593-a1b5-ee9f34f00000>.

④ 五大建制派组织指的是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北美犹太联合会、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

地救助受害者和人质等。^①除了积极筹集巨额资金向以色列提供经济援助以外,犹太社团主要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政治行动:

第一,组织空前规模的支持以色列示威游行和政治施压。长期在犹太社团慈善资金募集和分配中扮演中心角色的北美犹太联合会在事件发生后很快与其他犹太组织协作,在全国各地共同举办支持以色列的团结大会,广泛邀请各地政要和名流参加。^②11月14日,北美犹太联合会和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等建制派组织联合发起华盛顿大游行,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要求释放人质以及谴责美国国内反犹太主义的抬头。100多名国会议员参加华盛顿国家广场的集会,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③。这次游行吸引了各派犹太人以及其他亲以群体近30万人参加,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支持以色列大游行。^④2025年6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后,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以及北美犹太联合会三大建制派组织不约而同地呼吁美国犹太人向国会议员发送请愿信,要求国会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大力支持以色列。^⑤100多个犹太社区和30多个犹太组织领导人还计划赴华盛顿开展一次紧急行动,直接游说国会和特朗普政府保障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安全。^⑥

第二,在国会积极推动支持以色列的立法。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第三天,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就紧急推动国会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法案,一天之内就

①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Leading U. S. Jewish Organizations Launch ‘The 10/7 Project’”, December 5, 2023, <https://www.ajc.org/news/leading-us-jewish-organizations-launch-the-107-project>.

② Judy Maltz, “Jewish Federations Enlist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 S. in Solidarity Campaign with Israel,” Haaretz, October 10, 2023,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3-10-10/ty-article/.premium/jewish-federations-enlist-political-leaders-in-the-u-s-in-solidarity-campaign-with-israel/0000018b-18c5-d2fc-a59f-d9dda3f40000>.

③ Haley Cohen and Gabby Deutch, “Record Crowd on National Mall Demands Release of Hostages, Condemns Antisemitism,” *Jewish Insider*, November 15, 2023, pp. 1~4.

④ Jacob Magid, TOI Staff and Agencies, “‘Let Our People Go’: Nearly 300,000 Rally in Washington for Israel, Hostages’ Release,”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15,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et-our-people-go-nearly-300000-rally-in-washington-for-israel-hostages-release/>.

⑤ Judy Maltz, “Our Shared Enemy’: U. S. Jews Urged to Flood Congress with Letters to Back Israel,” Haaretz, June 18, 2025,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6-18/ty-article/.premium/our-shared-enemy-u-s-jews-urged-to-flood-congress-with-letters-to-back-israel/00000197-83ab-de6d-a3b7-f3ebf33c0000>.

⑥ Judy Maltz, “U. S. Jewish Leaders to Descend on D. C. Next Week to Demand Safety for Jews, Support for Israel,” Haaretz, June 19, 2025, <https://www.haaretz.com/jewish/2025-06-19/ty-article/.premium/u-s-jewish-leaders-to-descend-on-d-c-to-demand-safety-for-jews-support-for-israel/00000197-88b0-d6c0-a1b7-e9b176c40000>.

获得 390 名国会议员支持。建制派犹太组织此后一直推动国会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法案。2024 年 4 月,美国国会审议和表决一项重要对外援助法案前夕,五大建制派组织领导人联合致信国会,要求通过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军援法案。^① 4 月,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国会力推名为“21 世纪以力量实现和平法案”的综合性议案,内容包括制裁参与伊朗能源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港口及炼化企业;制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生产,限制这些项目中的美国技术的使用;切断对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国际金融支持;反制哈马斯和真主党在冲突中使用“人盾”;对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参与走私毒品实施制裁等。^② 5 月,该组织还在国会推动通过了《维持对以色列安全坚定使命法》,该法案一方面规定总统不得推迟交付已经批准的对以军售,另一方面要求总统在推迟对以军售前 15 天告知国会,国会有权评估和否决总统的决定。^③ 针对新一轮巴以冲突下反犹主义在美国社会的高涨并与反以情绪相互联动强化,美国犹太组织积极推动打击反犹主义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加以反制。2024 年 2 月下旬,北美犹太联合会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 10 多个建制派组织向国会议员提交公开信,要求国会支持国际大屠杀记忆联盟提出的反犹主义的定义;^④5 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23 年反犹主义意识法案》,为识别与打击反犹主义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大力打击社交媒体、高校等领域的反犹主义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面对高校校园反以示威活动的激化和反犹主义上升,不同教派背景和政治倾向的犹太社团组织纷纷直接或者通过教育部间接向高校施加压力,要求学校管理方积极打压反以抗议。不少犹太裔捐赠人以撤资为威胁要求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不得容忍学生反以抗议。知名高校纷纷陷入学生抗议和捐助人抗议的双重压力,左右为难。2024 年 4 月,重要犹太组织反诽谤联盟还启动高校反犹主义评

① Hannah Sarisohn, “US Jewish Orgs Urge House to Pass Foreign Aid Bill Providing Israel with More than \$26 Billion,” The Jerusalem Post, April 18, 2024, <https://www.jpost.com/american-politics/article-797637>.

② AIPAC, “21st Century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 (H. R. 8437),” April 22,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5s0flsz0xws8npv9tguksmai08jw539w>.

③ AIPAC, “Maintaining Our Ironclad Commitment to Israel’s Security Act,” May 21,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945fecus0lpex5znrltgkoz948ceec23>.

④ Hannah Sarisohn, “US Jewish Orgs Lobby Congress to Adopt IHRA Definition of Antisemitism in New Letter,”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2, 2024, <https://www.jpost.com/diaspora/article-788346>.

估,为各高校应对反犹太主义的状况打分评级。^① 犹太法律援助组织“布兰代斯中心”则以犹太学生民权没有受到应有保护为由,在法院起诉多所高校。在犹太裔大捐赠人、政治家、社团组织和法律援助团队的强大压力下,哥伦比亚大学等部分知名高校对学生反以抗议活动的态度转向强硬,采取措施限制师生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鉴于社交媒体是反以、反犹情绪传播的关键媒介,犹太社团组织和精英也对重点社交媒体施加强大的压力。马斯克和他掌控的社交媒体 X、短视频平台 TikTok 都受到巨大压力。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北美犹太联合会还以 TikTok 对反犹太主义管控不力为由,努力游说国会通过在美国强制其出售或封禁的法案。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推出前所未有的打击反犹太主义系列政策后,建制派犹太组织积极与政府开展协作。

第四,改变选举捐助投向以塑造有利于以色列的政治力量结构。在美国选举的政治捐助中,支持以色列长期以来是外交/国防政策相关类别中最大的议题之一。在 2023—2024 选举年,右翼势力更加积极地参与选战,扶持亲以候选人,打击对以色列持批判态度或支持不够的候选人,以塑造有利于以色列的政治生态。^②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在众多支持以色列并提供政治捐助的组织中表现尤其突出,在 2023—2024 年的大选周期中,该组织共提供了 5184 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在最大机构政治捐助者中列第 18 位。^③ 该组织同时也是亲共和党捐助资金影响民主党初选的关键渠道之一。在这轮大选中,其附属的“联合民主项目”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投入 1406 万美元支持亲以民主党议员候选人的同时,还投入约 2078 万美元反对批评以色列的民主党进步派候选人。^④ 在纽约第 16 选区的民

① TOI Staff, “ADL Grades US Campuses’ Efforts to Combat Antisemitism, Says Many Schools Failing,”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1,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dl-grades-us-campuses-efforts-to-combat-antisemitism-says-many-schools-failing/>.

② Ben Samuels, “If You Don’t Stand With Israel, We’ll Work to Defeat You: AIPAC and RJC Enter GOP Primaries Fray,” Haaretz, May 26, 2024, <https://www.haaretz.com/us-news/2024-05-26/ty-article-magazine/.premium/from-new-york-to-nebraska-pro-israel-groups-increasingly-involved-in-2024-gop-primaries/0000018f-b51e-d390-ab8f-f59e7d840000>.

③ “Who Are the Biggest Organization Donors?” February 6, 2025, <https://www.opensecrets.org/elections-overview/top-organizations>.

④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Outside Spending,” March 19, 2025, <https://www.opensecrets.org/outside-spending/detail?cmte=C00799031&cycle=2024>.

主党党内初选中,“联合民主项目”投入重金支持时任众议员、进步派候选人贾马尔·鲍曼的竞选对手,并通过大量媒体广告将鲍曼描绘成反犹分子。^① 为阻止鲍曼连任,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投入约 1400 万美元,使第 16 选区民主党党内初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众议员初选之一。尽管“犹太街”等自由派亲以组织也在大选中投入了可观的资金,但规模仍然难与建制派和右翼犹太组织相提并论。而且,“犹太街”等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对进步派议员的支持力度也比 2022 年中期选举时明显减弱。鉴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贾马尔·鲍曼对以色列的高调严厉批评,2024 年 1 月,“犹太街”发表声明撤销了对他的支持。^② 根据“揭秘”网站披露的数据,2023—2024 年大选周期中,“犹太街”共为联邦层面的民主党候选人提供 662 万美元政治捐助,但对贾马尔·鲍曼的政治捐助仅为 1250 美元,其他高调批评以色列的进步派众议员甚至未出现在其主要捐助名单中。^③

表 1 最近四次大选中前 100 位大捐助者及其中犹太裔大捐助者的党派分布

	2012 年	2016 年	2020 年	2024 年
支持民主党阵营的大捐助者总数	43	40	53	40
支持民主党的犹太裔大捐助者	27	27	38	20
支持共和党阵营的大捐助者总数	57	60	47	60
支持共和党的犹太裔大捐助者	14	21	15	20
犹太裔总数合计	41	48	53	40

图表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自制。^④

前述精英高校经历的“犹太裔大捐助人暴动”也发生在 2024 年的选举中。

① Nicholas Wu and Ally Mutnick, “AIPAC Ramps Up Attack on Jamaal Bowman with Ads on Anti-Semitism,” Politico, May 31,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5/31/aipac-ads-jamaal-bowman-antisemitism-00161113>.

② “Statement on J Street Involvement in NY-16 Democratic Primary,” January 26, 2024, <https://jstreet.org/press-releases/statement-on-j-street-involvement-in-ny-16-democratic-primary/>.

③ 关于 2024 年大选中“犹太街”政治捐助对象,可参见“揭秘”网站 <https://www.opensecrets.org/orgs/j-street/recipients?id=D000052457>。

④ 相关数据来自 <https://www.opensecrets.org/>网站,作者对这些大捐助者的宗教、族裔身份进行了检索和甄别,并基于可确认的信息进行统计。2016 年大选,共和党内初选在罗姆尼和特朗普之间展开,犹太裔大捐助者对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罗姆尼有较高的支持,对特朗普有不少顾虑。而 2024 年大选,特朗普无论在党内初选还是两党大选阶段,都是共和党阵营无可匹敌的候选人。

传统上,犹太裔大捐助者和选民在美国政党政治中总体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尤其支持持温和自由派立场的民主党建制派。根据“揭秘”网站公开的 2012 年以来 4 次大选周期中 100 位最大捐助人的信息,在前三次(2012 年、2016 年、2020 年),犹太裔大捐助人对民主党支持明显超过共和党,其人数在民主党顶级捐助者中也占很高比例(有时高达三分之二)。但在 2024 年大选周期中,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的批评上升以及对国内反犹主义应对不力,导致比尔·艾克曼、海姆·萨班等部分犹太裔大捐助者产生强烈不满,对民主党的支持明显减弱,甚至转向共和党。在 2024 年大选中,犹太裔大捐助人对民主党的支持明显弱于往届,而对共和党阵营和特朗普个人的支持明显上升(见表 1),历史性地出现了两大阵营所获犹太裔大捐助者支持相同的情况。

三、不同犹太群体应对美以同盟内部分歧的差异

在美国犹太社团自身陷入极化的情况下,不同政治倾向的犹太群体如何介入美以分歧?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利用犹太社团内部的分化?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犹太社团在这场安全危机下介入和影响美以同盟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在本轮中东安全危机爆发前,美国犹太社团内部在涉以问题上已经形成以下四个群体:

第一,与共和党 and 以色列右翼关联紧密的犹太右翼组织,如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共和党籍犹太人联盟、犹太价值联盟、正统派联盟以及以色列籍美国人理事会等。这些组织在民主党任期总体作为行政部门相关政策的批评者、反对者存在,民主党政要一般不愿参加其重要活动;相反,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政治精英则积极参加其中一些组织的重要活动。

第二,宣称没有党派倾向、积极致力于捍卫以色列的建制派犹太组织,核心是反诽谤联盟、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北美犹太联合会、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和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这五大组织。这些组织以捍卫以色列安全和全球犹太人的安全为优先目标,财力、人力充足,在涉以、涉犹议题上影响巨大。这些组织关

注的议题和发挥影响的主要途径存在一定的差异。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主要负责游说国会通过亲以决议和法案。近年来该组织的年度大会参加者往往超过两万人,吸引从共和党到民主党建制派数百名议员以及以色列政要参加。主要犹太组织主席联合会则是由美国 50 多个全国性犹太社团组织联合组建的伞型组织,主要致力于影响白宫的涉以、涉犹政策。这两个右翼亲以组织因在伊核协议等问题上支持内塔尼亚胡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恶斗,近年来被民主党阵营所疏远。北美犹太联合会是美国犹太社团内部最大的慈善资金筹集和分配组织,下属有北美数百个地区分支和关联组织,有着强大的资金筹集和社区动员能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被称为美国犹太社团的“国务院”,长期开展与国内外重要社会团体和政治精英的对话交流,以捍卫以色列安全和犹太人安全。反诽谤联盟则通过与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合作,或与其他重要社会组织对话、合作与交涉,打击包括反以在内的反犹主义。建制派中的其他组织,如妇女锡安主义组织、圣裔社、世界犹太人大会等,也有较强的针对某一特定社群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第三,与民主党关联紧密、以改革派等犹太教非正统派群体为民众基础的自由派和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这些组织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民主党有着紧密关联,长期反对以色列右翼势力在以色列国内推行的反民主政策,也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蚕食和滥用暴力,主张推动“两国方案”,实现巴以和平共存。这个群体对一个右倾化的以色列充满幻灭和不满,并日渐疏离于涉以事务之外。在美国,改革派约占犹太人口比重的三分之一,是犹太教最大的派系,改革派重要组织,如犹太教改革派联盟、宗教行动中心、犹太公共事务理事会及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组织等致力于积极推进社会正义,重点关注气候变化、自由移民、人权和民权、政教分离等自由主义议程,它们偶尔介入涉以事务,但并未将其作为优先关注对象。“犹太街”和“现在就和平”等真正聚焦涉以事务的自由派或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大多实力较弱,与建制派组织无法相提并论。这些组织往往受到美、以右翼当权派的排斥,但受到民主党进步派阵营的青睐和支持。比如,“犹太街”成为进步派阵营在涉以问题上表达立场的重要平台,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等进步派政治精英是其年度活动的常客。

表 2 美国主要犹太组织及其政治倾向与财务数据

名称	2023 年度 支出(千美元)	2024 年度 支出(千美元)	社会政治 倾向	主要关注议程
美国锡安主义组织	7,110	7,244	极右翼	支持右翼以色列
犹太价值联盟			右翼	维护保守文化、支持右翼以色列
正统派联盟			右翼	维护保守文化、支持右翼以色列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28,084	30,798	右翼	大屠杀记忆,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籍美国人理事会	18,079	24,202	右翼	支持以色列,维护在美以色列人利益
主要犹太组织 主席联合会	2,625	2,123	建制派/右翼	支持以色列,打击反犹主义
世界犹太人大会	27,422	21,685	建制派/偏右翼	联合全球各地犹太社团,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圣裔社	6,197	6,761	建制派/偏右翼	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	83,081	100,364	建制派/偏右翼	主要致力于国会游说,支持以色列,打击反犹主义
北美犹太联合会	282,969	616,253	建制派	北美犹太社团筹资和分配,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美国犹太人委员会	82,682	102,294	建制派/自由派	犹太社团“国务院”,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哈达萨	112,270	115,403	建制派/自由派	女性医疗卫生事业,支持以色列
反诽谤联盟	59,781	134,155	建制派/自由派	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希勒尔	61,438	65,786	建制派	犹太学生组织网络,打击反犹主义,支持以色列
宗教行动中心			自由派	代表改革派开展游说活动,致力于推进民权等自由派议程
新以色列基金	42,496	55,779	进步派	犹太进步派筹资和分配组织,支持以色列民主与和平
犹太街(含教育基金)	11,230	11,181	进步派	支持以色列民主和巴以和平
现在就和平	1,301		进步派	巴以和平,反对以色列占领
若非现在	460	935	反锡安主义 进步派	巴以和平,反对以色列占领
犹太和平之声	508	984	反锡安主义 进步派	巴以和平,反对以色列占领

图表来源:本表根据 [https://projects. propublica. org/](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网站以及亲以组织官方网站的相关信息由笔者自制。不同组织的年度财务审计所包含的时间存在差异,部分组织财务数据未被披露。

第四,在犹太社团内部处于边缘地位、反对锡安主义的犹太左翼,如“犹太和平之声”等。这些组织与美国左翼一样,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命运长期持同情态度,在涉以问题上对民主党建制派支持以色列持强烈不满态度(见表2)。

自本轮中东安全危机爆发伊始,这四个阵营对美国不同阶段涉以政策的立场很快就表现出明显差异。

持反锡安主义立场的犹太左翼最先表达对犹太建制派组织和拜登政府过度支持以色列政策的高度不满。 Hamas在加沙发动大规模袭击后,长期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占领的“犹太和平之声”等激进左翼组织就迅速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成为这场“种族灭绝”的同谋,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① 以色列的“铁剑行动”开始不久,这些犹太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大规模反战抗议,要求以色列停火。2023年12月初,近140个进步派犹太组织的数百名成员也公开呼吁拜登政府推动加沙停火。^② 这些左翼群体与民主党进步派关联紧密,通过街头活动影响舆论。但是,这些组织在犹太社团内部处于边缘地位,受到犹太建制派组织的打压和排斥,自身力量弱小,对拜登政府和国会的政策影响力较小。

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空前暴虐的“反恐”行动,进一步导致“犹太街”“现在就和平”等自由派和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与建制派犹太组织拉开距离。“犹太街”的立场在该阵营中颇有代表性。自以色列发动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后,该组织就一再要求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实施限制,并加强加沙人道主义援助;一再要求拜登政府向各方施压,尽快实现加沙停火,并防止战争进一步蔓延。2024年5月初,面对以色列即将突破拜登政府设立的红线对拉法发动大举进攻,“犹太街”等组织支持参众两院民主党议员的呼吁,要求拜登政府实施美国的法律和政策,停止交付某些类型的进攻性武器。^③ 10月下旬,该组织还发表

① Matt Lebovic, “A Tear in the Tent: The US Jews Who Are Protesting Israel Following Hamas Massacres,”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1,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a-tear-in-the-tent-the-us-jews-who-are-protesting-israel-following-hamas-massacres/>.

② Ron Kampeas, “Staffers of 140 Mostly Progressive Jewish Groups Urge Biden to Push for Gaza Truce,”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8, 2023,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taffers-of-140-mostly-progressive-jewish-groups-urge-biden-to-push-for-gaza-truce/>.

③ “Decisions Loom in Critical Days for Israel-Hamas War,” May 6, 2024, <https://jstreet.org/press-releases/decisions-loom-in-critical-days-for-israel-hamas-war/>.

声明呼吁美国政府对各方施压,尽快在加沙、黎巴嫩等地区实现停火止战,并预防与伊朗的战争。^①此外,“犹太街”等自由派组织还要求拜登政府提出可行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以推进“两国方案”,并多次呼吁和支持拜登政府对强烈支持定居点扩张和暴力的以色列极右翼实施制裁。这些组织试图在以色列安全、巴勒斯坦人权利和中东地区稳定三者之间寻找平衡,往往成为民主党阵营和拜登政府相关政策立场的积极推动者和重要支持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拜登政府面临的压力。但在拜登政府与内塔尼亚胡政府产生公开分歧时,这些组织不仅不可能从建制派犹太组织获得响应,从自由派犹太群体获得的支持和声援也非常有限,其对国会和白宫的影响远远不能与建制派犹太组织相提并论。

主要建制派犹太组织高度支持和欢迎拜登政府和国会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并动员犹太社团积极护持美以同盟。但对限制和施压以色列的相关举措,不同组织针对不同情形采取沉默、批评、反制三种应对方式。这些组织除了自身拥有雄厚的实力,还可以借助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阵营的亲以势力,在国会有力反制民主党进步派和拜登政府限制以色列的举措。

立场偏向自由派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可以作为观察建制派的重要参照。前面已经论及包括该组织在内的五大建制派组织在支持以色列时的协调行动。此外,该组织除了能通过与各届社会政治精英的关联发挥影响,还积极鼓励全国各地分支机构发动会员,通过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向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大量发送支持以色列的信息。面对美以行政部门之间的争议,该组织频频以公开声明等方式表达立场。2024 年 3 月,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关于以哈战争和平路径的“十点原则”。该文件仍然倾向于“两国方案”的长期方向,反对以色列重新占领和定居加沙、驱逐巴勒斯坦人等有损这一长期愿景的行动,但也强调以色列面对侵略实施自卫的权利和义务、反对在未完全击溃哈马斯前推动不成熟的永久性停火、美国及其盟伴国须对伊朗及其代理人加强反击、巴勒斯坦民族权

^① “J Street Urges Consistent and Consequential US-led Pressure on All Parties to End the Devastation in Gaza and Lebanon and Prevent War with Iran,” October 24, 2024, <https://jstreet.org/press-releases/j-street-urges-pressure-to-end-the-devastation-in-gaza-and-lebanon-and-prevent-war-with-iran/>.

力机构不能被委以治理加沙的责任等。^① 2024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斋月无条件停火”的决议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就此发表声明,对该决议表示谴责,并对在决议中投弃权票的拜登政府深感失望。该组织主张,在人质未完全回归、哈马斯的军事和恐怖威胁未被消除、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机构未被扫除的情况下,以色列有权利和义务开展军事行动。^② 对于民主党阵营和自由派犹太组织所提倡“两国方案”,该组织尽管也承认这是解决巴以冲突唯一现实的方案,但强调需要先击溃哈马斯。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中,该组织总是将以色列描述成无辜、受害的一方,而伊朗则是支持恐怖主义、发动侵略、破坏中东稳定的一方。因此,该组织完全支持以色列拥有自卫权,呼吁国际社会立即行动以阻止“伊朗的侵略”。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则是在国会中反制民主党进步派和拜登政府对以施压、限制的关键力量。该组织向国会议员发送的备忘录等文件中,除了始终主张以色列自卫的正当性外,还一再强调以色列打击的是美国的敌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该组织一直积极推动国会制定法案,向以色列提供巨额安全援助,对伊朗等国实施制裁。桑德斯等民主党进步派议员多次推动限制对以军售的相关法案,但这些法案无一例外遭到该组织的强力阻击,并在两院因亲以势力的反对而最终失败。2024 年 5 月,拜登政府反对以色列大规模进攻拉法,威胁停止转交进攻性武器,国防部还因此扣留了重型炸弹。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建制派犹太组织积极联络共和党和部分民主党议员,^③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很快于 5 月中旬通过决议,以停止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助理三个办公室的经费为威胁,强制拜登向以色列输送被扣留

① “AJC’s Ten Principles on the Israel-Hamas War and the Path to Peace,” March, 2024, <https://www.ajc.org/ajcs-ten-principles-on-the-israel-hamas-war-and-the-path-to-peace>

②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Statement on Today’s UNSC Resolution,” March, 25 2024, <https://www.ajc.org/news/american-jewish-committee-statement-on-todays-unscc-resolution>.

③ Ron Kampeas, “The Pro-Israel Backlash is Harsh after Biden Suspends Delivery of Weapons to Israel,” May 9, 2024, <https://www.jta.org/2024/05/09/politics/the-pro-israel-backlash-is-harsh-after-biden-suspends-delivery-of-some-weapons-to-israel>.

的炸弹。^① 尽管该决议未能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但仍然对拜登政府带来政治压力。在美以政府发生争执时,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往往成为扩散以色列立场的传声筒。2024 年 1 月,美以在承认巴勒斯坦国问题上出现尖锐分歧,该组织发表备忘录称美国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是对恐怖主义的奖励,也不利于和平。^② 2024 年 3 月,在美以就是否大举进攻拉法产生分歧之际,该组织向国会议员办公室发送备忘录,强调以色列发动拉法攻势对击败哈马斯的必要性。^③ 2024 年 7—8 月,以色列是否继续控制费城走廊成为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的关键障碍,美以再现严重分歧。而该组织则发表备忘录,强调控制该走廊对以色列打击哈马斯的重要性。^④

如果说主要建制派组织对拜登政府限制和施压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尚算节制,来自右翼犹太组织的批评则往往夹杂着明显的极化特性,充斥着党同伐异的攻击。这些右翼组织往往借助共和党阵营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阵营施压,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就是其中的代表。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该组织的相关声明和评论的大标题充斥着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阵营的谴责、批评和反对;拜登以及奥巴马等民主党精英经常被描绘成有反对以色列倾向;任何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施压和限制,如推动人道主义停火、倡议建立巴勒斯坦国、没有在安理会否决批评“斋月停火决议”、制裁定居点极端分子、扣留部分重磅炸弹、限制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等,几乎都被描绘成反以助恐。2025 年 1 月,拜登政府和特朗普的双重施压,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并交换人质释放的协议。这一协议获得了绝大多数犹太组织的支持,但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仍反对其中的多项

① Ben Samuels, “U. S. House Passes Contentious Bill Forcing Biden to Deliver Paused Bomb Shipment to Israel,” Haaretz, May 17, 2024,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4-05-17/ty-article/.premium/u-s-house-passes-contentious-bill-forcing-biden-to-deliver-paused-bomb-shipment-to-israel/0000018f-8315-d7f9-a5ff-b77790f90000>.

② “American Recognition of Palestinian Statehood Today Would Reward Terror and Undermine Peace,” February 1,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s64hfdwzl3qi2z754seoiqx93imihkgp>.

③ “An Israeli Operation in Rafah Is Necessary to Defeat Hamas,” April 2,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ym4z8o3ebdsmyhapv6re10k80hncw9ng>.

④ “The Philadelphi Corridor,” August 22, 2024, <https://aipacorg.app.box.com/s/nn3gedmt3kkez1bzngscwqlneodpokm>.

内容,并将之视为投降协议。^① 以色列极右翼推动在加沙重建定居点的计划受到大多数建制派和自由派犹太组织的反对,但受到以该组织为代表的右翼犹太组织的支持。该组织还就推动人道主义停火、承认巴勒斯坦国、对以限制军售等一系列动议强烈谴责犹太教改革派、“犹太街”“现在就和平”“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非裔为主)等进步派组织以及桑德斯等进步派议员。同样持右翼保守立场的犹太价值联盟也积极支持国会通过对以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法案,并在相关议题上强烈反对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施压和限制。“犹太街”及其支持者(桑德斯、索罗斯等)则被该组织视为背刺唯一犹太国家的“犹太憎恨者”。^② “犹太街”因此一再被拒绝接纳为主席联合会的成员组织,主要反对者就是犹太右翼组织。

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开启,犹太社团及其不同群体在美国涉以政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影响发生了明显变化。特朗普政府具有倚重基督教右翼精英和基础选民的特性,特朗普本人亦有重用非建制派犹太精英的偏好。加之美以右翼在相关议题政策立场高度契合,高层沟通高度便捷,这意味着以建制派组织为核心的犹太社团再次面临美以越顶外交的情形,其在特朗普涉以政策议程中的直接参与和影响有所下降。在2025年6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特朗普未待犹太社团大规模动员施压就下令美军直接介入。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阵营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性,使犹太右翼势力获得更加便捷地影响决策圈的渠道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内部人,而自由派、进步派犹太组织则整体上沦为反对派角色。当然,不同犹太群体对于特朗普政府的涉以政策立场并不总是自动对标党派立场。自由派在严厉批评和抵制特朗普政府国内外政策反民主、民粹主义倾向的同时,也对其约束以色列的一些极端行为、推动停火等举措持欢迎态度。2025年1月和10月的两次停火协议在犹太自由派组织中不乏支持和赞赏,而美国锡安主义组织等极右翼组织则有所保留。

① “ZOA Opposes Hostage Deal Terms,” January 13, 2025, <https://zoa.org/2025/01/10452258-zaa-opposes-hostage-deal-terms-release-of-arab-terrorists-who-murdered-jews-abandoning-majority-of-the-hostages-no-assurance-hostages-are-alive-israels-withdrawal-from-gaza-and-philadelph/>.

② Dov Fischer, “‘J Street’ has Moved Outside the Pale,” Israel National News, December 5, 2024,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400273>.

四个阵营在不同性质的政策议题上形成不同的力量组合,如表 3 所示,美国政府(或国会)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在美国犹太社团内部能获得大多数群体的不同程度支持,也能获得亲以的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的支持。而对以色列实施限制或施压的政策,在犹太社团内部往往面临犹太建制派和犹太右翼的冷眼旁观甚至强烈反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组织可以动员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进行反制。犹太进步派锡安主义组织和左翼可以为美国政府限制和施压政策提供一定的支持,但在力量上难以与前者抗衡。显然,在犹太社团内部,支持和同情以色列的力量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犹太社团内部支持以色列的力量又与基督教右翼等非犹太裔亲以势力汇流,在国会形成压倒性的亲以联盟。真正能对以色列有效的举措,如暂停军援、停止运用联合国否决权乃至重估美以特殊关系的任何企图,都会在国会迅速遭遇亲以势力的阻击而注定难以实行。

表 3 不同犹太群体对美国政府涉以政策的影响

	支持以色列的政策	限制和施压以色列的政策	影响途径	影响力
犹太右翼	强烈支持	反对和谴责(不支持)	借助共和党阵营施压	较强
犹太建制派	强烈支持	反对或沉默(不支持)	借助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施压	巨大
犹太自由派和进步派	有限支持	部分支持	借助民主党阵营施压或支持	较强
犹太左翼	反对	支持,但往往认为不够严厉	借助民主党进步派施压	小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四、结 语

突如其来的巨大安全危机,迅速将美以关系从准危机带回同盟轨道。一个希望能够管控战争并及时止损的美国,与一个想取得彻底胜利但对何为胜利缺乏清晰、理性的界定的以色列,也由此产生约束与反约束的激烈博弈。在这场博弈中,美国政府对外面对一个自觉受到强烈创伤、被复仇情绪主导的强硬以色列

右翼政府,对内又面临支持以色列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建制派。危机下动员状态所催生的政治行动主义,则使犹太社团对美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在涉以政策议程中的影响力进一步凸显,加剧了美国政府对以博弈中的政治脆弱性。

自奥巴马任期以来,极化时代美以最高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已经经历了多次节律性的摆动,包括奥巴马时期的危机、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亲密、拜登时期的震荡,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回归亲密。一个右翼主导、有时部分向中间势力或极右翼势力偏斜的以色列,与两党在美国的轮番上台执政,构成了美以行政当局之间关系出现此种节律性摆动的基本动力。而美国犹太社团一直是参与美以关系此种摆动的重要力量,影响着美国国内对以政策动态进程背后的力量平衡。实力仍然强大的犹太建制派,与民主党建制派和共和党形成的亲以联盟,在国会构成支持以色列的压倒性多数,严重限制了行政部门涉以政策的灵活度和工具选项,成为美以关系中最强大的稳定器和阻止其向下滑行脱轨的刹车片。在正常状态下,不同社会政治倾向的犹太群体在涉以议题上相互竞争,日益呈现出依据党派立场两极化的格局。但在危机情景下,犹太社团又往往在整体上重新聚合在以色列周围。以犹太社团为核心的强大亲以势力,正是驱使美国在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中难以改变以色列中心主义的国内政治基础。

经历了这场严重安全危机后,美国社会整体对以色列的支持度进一步下降,而且两党对以色列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共和党基础选民继续对以色列维持相对较高的支持率,而民主党精英和选民对以色列的同情和支持进一步下滑。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4月初公布的民调显示,自2022年3月到2025年3月,表示对以色列“不喜欢”的受访者从42%上升到了53%。其中,共和党阵营从27%上升到37%,而民主党阵营则从53%上升到了69%。两党“不喜欢”以色列的比例差距从26%进一步上升到了32%。^①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伊始就与内塔尼亚胡政府迅速恢复亲密关系的同时,“无底线站在以色列一边”的观念无论在民主

^① Laura Silver, “How Americans View Israel and the Israel-Hamas War at the Start of Trump’s Second Term,” April 8,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4/08/how-americans-view-israel-and-the-israel-hamas-war-at-the-start-of-trumps-second-term/>.

党还是共和党都已经不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立场。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自 2024 年底起已连续三次在参议院推动阻止对以军售的议案,并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主党议员的支持。^① 在纽约这个犹太人口比例最高和政治影响最显著的城市,对以色列持尖锐批评立场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达尼在 2025 年市长竞选中击败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最终赢得纽约市长一职。与此同时,MAGA 阵营中的孤立主义者对特朗普政府不惜对伊朗大举动武以支持以色列安全行动的倾向越来越持强烈批评的态度。而在社会层面,大部分美国年轻人对纳粹大屠杀或以色列的建立没有个人记忆,犹太民族的受害者形象也在本轮冲突中进一步转变为施害者的形象。美国的代际记忆将从这场战争开始,对未来的决策者产生不可忽略的冲击。^② 面对一个对以不满更加强烈的民主党,以及涉以问题进一步被党争裹挟的极化政治,美国犹太社团在维护美以同盟中面临着更加尖锐复杂的挑战。

【责任编辑:卫蔚】

① Laura Kelly, "Record Number of Senate Democrats Vote to Block Weapon Sales for Israel," July 30,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429072-sanders-resolution-fails-israel-military/>.

② David Horowitz, "The Ambassador's Farewell Warning: You Can't Ignore the Impact of this War on Future US Policymakers,"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12, 202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the-ambassadors-farewell-warning-you-cant-ignore-the-impact-of-this-war-on-future-us-policymakers/>.